

洪仁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叢書

K827/94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洪仁玕

沈渭滨 著

D13.85/16

上海书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莫永明
封面题字 周慧珺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主编

洪仁玕

沈渭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8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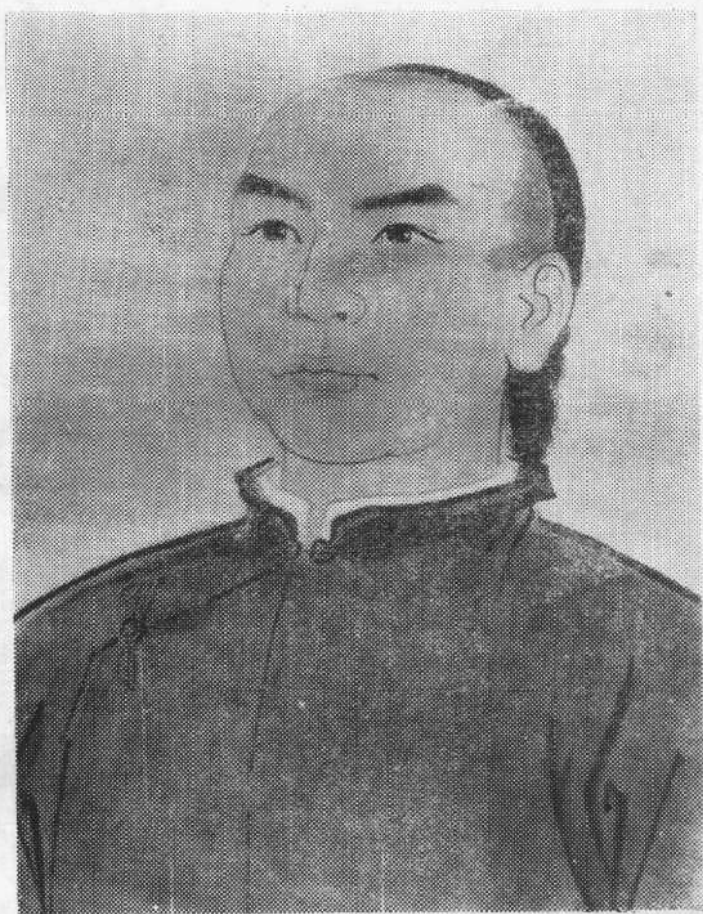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 11074·507 定价 (六) 0.97 元

出版说明

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现已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及《林则徐》《黄遵宪》《秋瑾》《孙中山》等二十余种。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今后将继续组织出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方面的题材；每本由四万到十万字不等。热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



洪仁开画像

目 录

一、“拜上帝”的最早信仰者·····	2
二、六度追奔太平军·····	14
三、荣膺王爵，总理朝政·····	27
四、《资政新篇》·····	37
五、因时制宜，革故鼎新·····	46
六、智解京围和东取苏常·····	57
七、奉诏催兵与解救安庆·····	70
八、厘订考试制度，肃正文风·····	81
九、宗教改革的努力·····	92
十、宦海沉浮·····	106
十一、浩然正气·····	118
附录：洪仁玕供词三种·····	132

临终有一语， 言之心欣慰；
天国虽倾灭， 他日必复生。

这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清政府处以凌迟极刑前写下的绝命诗^①。诗句洋溢着视死如归的坚贞精神和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崇高信念。

诗如其人。洪仁玕是一位农民革命英雄，也是近代中国放射思想异彩的人物。今天，当我们为他作传，叙述他的生平，分析他的作品时，重要意义不只是讨论他的功过是非，还在于从他的活动中可以窥见时代要求的折光，探讨太平天国史中值得重视的若干问题。

① 洪仁玕绝命诗原文未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曾据《北华捷报》第七六五号（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所刊英文译本，回译最后二句为：“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此处译文，采自王庆成《洪仁玕绝命诗》，见《历史知识》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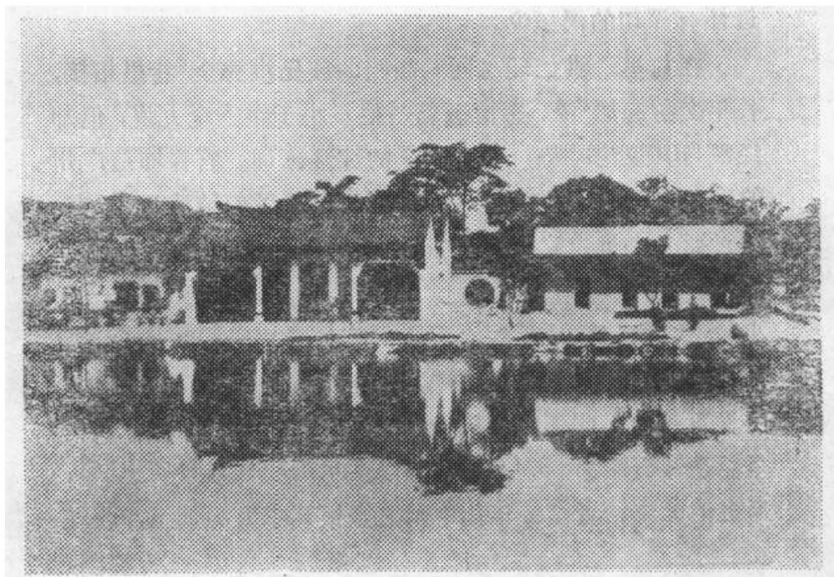
一、“拜上帝”的最早信仰者

洪仁玕，字谦益、号吉甫，一八二二年二月二十日（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埗的一户农民家庭。父亲洪名扬，母亲温氏，都是勤劳朴实的庄稼人。洪仁玕排行第五，是五兄弟中年龄最小、最受宠爱的一个。

洪姓是“客家”大族。据说远祖肇始于共工氏，至唐末，有一支迁至江西饶州。南宋时落户于福建泉州。明永乐年间（一说景泰帝时）迁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到洪氏十一世祖洪谔三时，又由嘉应州迁至花县官禄埗。自此以后，便在当地定居^①。所谓“洪之先出共工氏”^②云云，当属附会牵攀，但洪谔三时定居于官禄埗，在族谱上是有明确记载的。

官禄埗地处珠江平原，四野禾田，村落镶嵌其间。在天朗气清之日，由此可以远眺九十余里外广州近郊白云山的

①② 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印：《洪氏宗谱》（校补本）第五〇、一六页。据陈周棠同志在《〈洪氏宗谱〉付印说明》中称：校补本是以日本小岛晋治先生寄赠的《洪氏宗谱》（抄本）为主，根据广州博物馆藏《万代书香部》及《万代宗枝》的抄本内容校补编成。此处所据，系华南师院历史系在“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中赠送的铅印横排本，特此说明，并致感谢。



洪仁玕的故乡——广东花县官禄埗

苍翠峰峦。村口散落着几间小屋，其后，两排参差不齐的平房夹着一条小巷。婆娑多姿的亚热带乔木，将各自的身影洒向红墙灰瓦的泥屋，显得宁静肃穆。全村四百余口，大多是洪姓族人。血缘相亲，守望相助，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的华南村落。

洪仁玕自幼读书。象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切望科举功名，光宗耀祖。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十四岁的洪仁玕，第一次到省城参加科考，但未能考中秀才。接着，十七岁、二十岁两次科考又名落孙山。没奈何，只得在家乡权充塾师。课徒之余，仍加紧磨炼八股制艺，对科举仕

进怀有深切的渴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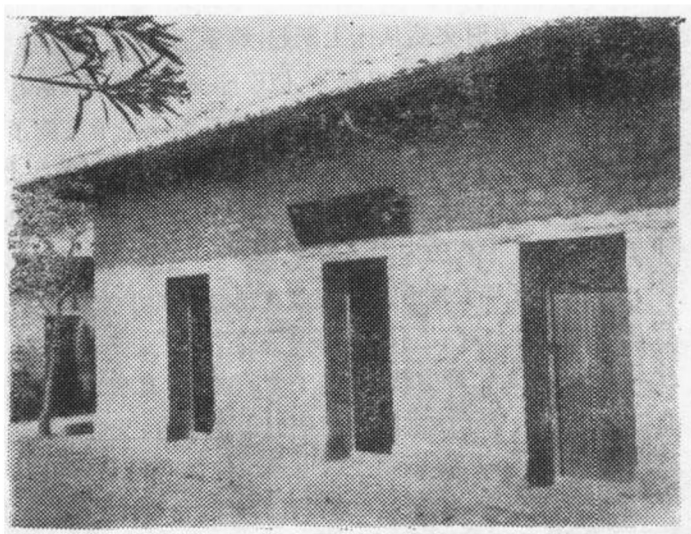
在村里，洪仁玕与同一高祖的族兄洪秀全“巷里相接，长年交游起居”^②，感情敦笃。他虽小于洪秀全九岁，但却经常与其议论时势，聆听秀全的慷慨陈词。官禄埭是广州的腹地之一。广州附近海面是外国侵略者勾结清朝官吏、洋行商人大量走私鸦片、偷运白银的主要基地；官禄埭附近的毕村、三华店、赤泥等地，也烟馆林立。“床头荧荧一灯小，竹筒呼吸连昏晓”^③。不少人吸食鸦片成了瘾君子。烟毒泛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受害最深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兄弟俩对此耳闻目染、感受深切。每论及此，族兄洪秀全总是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④；斥责清朝统治者“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

① 关于洪仁玕的应试年岁，现存史料均未见记载。此处据《洪仁玕自述》：“自幼读书，至二十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结合清代科举考试制度推算。清代童试为三年两考。凡逢丑、未、辰、戌年为岁考；逢寅、申、巳、亥年为科考。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癸巳）为科考之年，是年洪仁玕仅十二岁，似不可能参加。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辛亥）也是科考之年，是年洪仁玕二十九岁。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已经爆发，清政府正大肆迫害洪姓族人，洪仁玕必不能参加。据此，可以推定他所说的“经考五科不售”的五科，应是一八三六年、十四岁（道光十六年丙申），一八三九年、十七岁（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四二年、二十岁（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五年、二十三岁（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八年、二十六岁（道光二十八年戊申）这五次科考。他任塾师的时间，据称是在一八四三年二十二岁时。见本书附录《洪仁玕供词三种》之（二）。

② 《洪仁玕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二），第八四七页。

③ 黄霁青：《潮州乐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一），第三〇七页。

④ 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二），第五七〇页。



洪秀全故居遗址

(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犁（犁）省或乌隆（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①这正义和愤怒交织在一起的言辞，使年青的洪仁玕深受感动，铭刻在心。他对洪秀全是既敬且爱的。

一八三七年，洪仁玕十五岁那年，洪秀全因屡试不第，思想上受到极大刺激。从广州考场归来后，精神恍惚，大病四十余日。病中若梦若狂，声言自己接受了天父上帝之命来解救世人的痛苦，并吟出了“手持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诗句。“一连四十余日，所言所行，都言打江山、杀

^① 洪仁玕：《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二），第五七〇页。

妖魔的话”；有时突然从床上跃起，绕室而走，口中高呼“斩妖、斩妖，斩啊、斩啊”的口号^①。似疯非疯的言行中，潜在的叛逆情绪，夹杂着科场失意的苦痛，毫无顾忌地表露了出来。乡邻们都认为洪秀全得了疯病。洪仁玕虽不以为然，但也无法理解这些词句的含义。对于这场奇异大病，他留下了神秘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八四三年七月七日，在莲花塘教书的洪秀全回到了官禄埭，把洪仁玕召到冯云山课徒的学塾中。冯云山是秀全的远亲，也是仁玕的挚友，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为人正直的乡村知识分子。洪秀全对他们讲述了自己从一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中领悟的道理。他结合自己那场大病中“魂游天堂所见之事”^②，说病时所见高坐宝座、人人敬拜的至尊老人，就是书中所说的天父皇上帝，那教导并帮助自己在天庭驱逐妖魔的中年人，即是上帝的长子救主耶稣，而他自己则是天父皇上帝特派以拯救天下，使世人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的使者，负有特殊使命。他还表示“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于。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③言者凿凿，听者惶悚。洪仁玕“如梦初觉，如醉初醒”^④，感动得热泪纵横。他与冯云山一起表示皈依上帝，当场接受了洪秀全施行的洗礼。随后，三人又到

① 洪仁玕口述、[瑞典]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八四二页。

② 《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二），第六九〇页。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八四八页。

④ 《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二），第六九〇页。

邻近一条名叫“石角潭”的河里洗净全身，行了“浸礼”^①。接着洪秀全又将二人学塾中的偶像及孔子牌位除去，以示与凡间妖魔彻底决裂；并赋诗一首：

神天之外更无神， 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 焉能超出在凡尘。

洪仁玕当即步原韵和诗：

全能天父是为神， 木刻泥团枉认真；
幸赖耶稣来救世， 吾侪及早脱凡尘^②。

这些言辞虽然还不具有反抗清政府的革命意义，仅仅赞美了上帝、卑弃偶像，表示超脱凡尘，信赖独一真神的虔诚意念，但却是日后革命征途的起点。从此，洪仁玕最早成为洪秀全倡导的“拜上帝”的信仰者，开始走上了一条为实现“地上天国”的理想而奋斗的道路。

促使这三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主要不是《劝世良言》这部布道书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清王朝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使他们旧有理想归于幻灭。象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花县的土地也高度集中于地主之手。官禄埗及附近的八场埗，土地大部分为毕姓地主所有。农民除交纳沉重的田租、赋税外，还要受高利贷的苛重盘剥：春季向地主借谷百斤，六月须还一百五十斤；过了六月，利上加利，滚到三百斤。不少人家因此卖儿鬻女；加上统治者只知搜刮，不事水利，以致旱、涝、风、雹等灾害接踵而起。

① “浸礼”是基督教入教仪式的一种，由主礼人口诵经文，将受洗人全身浸入水中。洪秀全等三人跃入水中，洗净全身，含有浸礼的意义。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八四七页。

天灾人祸，交相煎逼，迫使贫苦农民四处逃亡。人们唱着辛酸痛苦的歌谣：

官禄埗啊官禄埗，
吃粥送芋薯；
乌蝇（苍蝇）叨粒饭，
追到新街渡①。

日光灰暗照凄凉， 家屋只剩烂泥墙；
连年灾荒禾稻死， 摧租逼债夫君亡。
妻离子女亲骨肉， 亚奶在家哭断肠；
冇田冇地冇劳动， 提篮搵（找）食走他乡②。

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个人科场的失意经历，使这些植根于农村的知识分子对前途深感失望。他们笃敬供奉的灶君菩萨、牛猪门户的“来龙”③，既然不能保佑农家免除灾荒旱魃的肆虐，赐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生活；他们虔诚崇拜的孔子先师和文昌帝君也无助于自己的科举仕进，那么，对这些偶像顶礼膜拜就变得毫无意义。旧的信仰一旦发生动摇，异端思想就会在精神饥荒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劝世良言》所宣扬的虚伪平等和宗教神话，仅仅给他们提供了无限联想与精神寄托的新材料而已。

① 新街渡是通往广州的重要圩场。

② 有关官禄埗的经济状况及两首民谣，均转引自《洪秀全在花县革命活动的初步调查》，华南师院陈周棠执笔。“冇”，广东方言，意为无、没有。

③ “来龙”可能是当地贴在牲畜栏门上的一种压胜物。见《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二），第六九〇页。

洪仁玕信仰“拜上帝”后，一方面常乘洪秀全在家时，与冯云山一起研读《劝世良言》，揣摩书中的宗教神话与神学思想，比附洪秀全的异梦；一方面又积极地在父兄、宗族、朋友、亲戚中宣传敬拜上帝、不拜偶像的道理。说者谆谆，听者藐藐；也有将信将疑、信疑掺半的^①。他在宣教中，不仅有过被人谩骂讪笑的遭遇，而且还有遭致侮辱殴打的经历。他的胞兄就曾因他信仰上帝并毁弃学塾中孔子牌位一事，而报以棍殴、撕碎其衣服，将他赶出家门。对此洪仁玕愤慨地责问：“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为什么迫我拜他呢？”^②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虽然还不能用深刻的哲理来说明自己行动的意义，但却表现了对传统的大胆怀疑。在孔子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时代，敢于毁弃孔子牌位和怀疑孔子的“先师”地位，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一八四四年春，洪秀全与冯云山因同样原因，为村里父老所不容，失了教席。他们决心外出传教。洪仁玕很想同行，但格于家庭阻挠无法如愿。四月间，眼看洪秀全、冯云山一行四人离村出发，而自己只得留在家乡。后来，他应聘到清远县教书，开始了单独活动的生涯。

清远县与花县毗邻，是洪秀全等传道途经之区。他们曾感化过李姓等数人信仰“拜上帝”，为洪仁玕在当地的传

① 洪仁玕在事后回忆他最初宣传“拜上帝”的情况时说：“有闻而即信者，有闻而执拗者，有闻而知其为真不敢遵守者，有始而不信而后悟其真而始遵守信者”，足见当时“拜上帝”宣传并未能取得很大发展。引文见《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二），第六九〇页。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八五〇页。

道活动创造了一定条件。在清远教书的数年中，洪仁玕利用课徒之余，在村中进行“拜上帝”的宣传，受洗礼的信徒有五十六人。但是他同时又表现了对世俗欲念的追求，仍然参加科举考试^①，并屈服于友人的“劝告”，“许其学徒拜事孔子，惟其自己则不拜而已”^②。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以后，洪仁玕在清远单独活动的局面，由于洪秀全自广西回到官禄埗而稍有改变。洪秀全与冯云山两人，一年多来在两广十二个州县传道，吸收了“拜上帝”信徒一百五、六十人，成绩并不理想。为了另谋发展，洪秀全回到家乡，从事阐发“拜上帝”教义，撰写宗教论文。从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间，他利用课徒之余，先后写下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理论著作^③。这些宗教作品，突破了《劝世良言》所宣扬的浅薄教条，创造了一个异化于西方上帝的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皇上帝”；并构想出一幅改造现存社会、建立一个公平正直之世的图景。洪仁玕虽然仍在清远执教，但经常与洪秀全见面，聆听秀全外出传教的经过和对“拜上帝”教义的发挥。洪秀全曾对洪仁玕抒发过自己的理想。他说：“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

① 参见第四页注释①。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八五三页。

③ 关于《原道觉世训》的写作时间，有人认为应在一八四七到一八四八年。此处仍因旧说。

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①。这些体现着对清政府批判和关于未来世界美好愿望的言辞，使洪仁玕深受教育与启发。在当时，洪仁玕成了洪秀全唯一可以交流思想、探索教义的知音人。

一八四七年三月，在广州浸礼会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助手介绍下，洪仁玕随同洪秀全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渴望，到广州会见了罗孝全。两人在那里学习基督教教义。他们原有的关于西方宗教的知识，仅限于《劝世良言》介绍的零碎篇章，既不完整，也不准确，“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②。这时，他们得以阅读《圣经》的《新约》、《旧约》中译本及其他布道书，大大丰富了宗教神学和仪礼的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洪仁玕发觉罗孝全的另外几个助手有妒忌、排挤之意，便在一个多月之后，乘返回家乡传道之便，决定不去广州，留在乡间研习医理。洪秀全则在传道结束后仍赴罗孝全处学道。这样，洪仁玕重又开始他那单独留在清远的的生活。如果说两人间的第一次别离，使洪仁玕失去了一次外出游历、扩大视野、考察社会的机会，那么这次分手，竟使他失去了随同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机缘。

洪秀全在罗孝全处“研究圣经，听受功课”^③，对基督教教义表现了很强烈的求知欲。但是，当他请求罗孝全施洗礼时，罗孝全一再故意推诿。纯洁的志趣遭到怀疑，虔诚的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八五三——八五四页。

② [美]罗孝全著、简又文译：《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六），第八二四页。

③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国》（六），第八二四页。